

文史知识文库典藏本

金石錄
話

施蛰存著

十年書局

金石丛话

施蛰存著

文史知识文库典藏本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石丛话 / 施蛰存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4

(文史知识文库典藏本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8288 - 3

I . 金… II . 施… III . 金石学—中国 IV . K87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18746 号

书 名 金石丛话

著 者 施蛰存

从 书 名 文史知识文库典藏本

责 任 编辑 刘淑丽

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4 1/4 插页 2 字数 46 千字

印 数 1-6000 册

国 际 书 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8288 - 3

定 价 19.00 元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“金石”、“文物”、“考古”的各自含义 | 1 |
| 二 说 碑 | 5 |
| 三 说 帖 | 9 |
| 四 谈拓本 | 19 |
| 五 碑额、碑阴、碑侧、碑座 | 26 |
| 六 秦石刻文 | 37 |
| 七 先秦金文 | 50 |
| 八 汉代石刻文 | 60 |
| 九 魏晋南北朝石刻 | 71 |
| 十 摩 崖 | 82 |
| 十一 造 像 | 90 |
| 十二 唐 碑 | 98 |
| 十三 唐墓志、塔铭、经幢 | 106 |
| 十四 金石小品 | 114 |

图版目录

一 “金石”、“文物”、“考古”的各自含义

金文（钟鼎文） / ?

二 说碑

北海相景君铭 / 7

三 说帖

武威汉简 / 10

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 / 11

梁武帝 / 12

王羲之《兰亭序》 / 14

《淳化阁帖》书影 / 17

《淳化阁帖》内帖 / 18

四 谈拓本

拓字 / 20

熹平石经局部 / 22

经幢 / 23

欧阳修《集古录》节选 / 24

五 碑额、碑阴、碑侧、碑座

碑额 / 27

下沉的昭陵唐碑 / 28

赑屃 / 28

- 鲜于璜碑 / 30
- 鲜于璜碑碑文节选 / 31
- 兰亭祖孙碑的碑阴 / 33
- 宋新修唐太宗庙碑并碑阴 / 34
- 六 秦石刻文**
- 香港大浪湾石刻（仿制） / 38
- 云南沧源崖画 / 38
- 《夏禹岣嵝碑》 / 40
- 石鼓文 / 41
- 诅楚文 / 43
- 绎山刻石拓本 / 45
- 泰山刻石拓本 / 46
- 琅琊刻石 / 48
- 七 先秦金文**
- 籀文 / 50
- 《说文解字》 / 52
- 宋本《金石录》 / 53
- 《三希堂法帖》 / 54
- 金文研究学者像 / 56
- 毛公鼎 / 57
- 八 汉代石刻文**
- 魏三体石经局部 / 60
- 孔庙 / 62
- 梁萧绩墓石阙 / 62
- 冯煖神道阙铭 / 64
- 孔宙碑拓片 / 66

- 《乙瑛碑》节选 / 67
《西狭颂》节选 / 68
《水经注》 / 70
- 九 魏晋南北朝石刻**
- 《爨龙颜碑》节选 / 72
《瘗鹤铭》节选 / 74
皇帝东巡碑（《水经注》后魏御射碑）拓片 / 76
《皇帝吊比干文》节选 / 77
元氏墓志石拓片 / 80
- 十 摩崖**
- 伊阙摩崖 / 82
摩崖拓片 / 83
《石门颂》 / 85
《龙门二十品》造像记之一 / 87
桂林唐代摩崖巨刻 / 89
- 十一 造像**
- 龙门石窟局部 / 90
响堂山石窟远景 / 92
北齐道教四面像 / 93
龙门石窟佛像 / 95
北魏道教三尊像 / 97
- 十二 唐碑**
- 昭陵陪葬墓分布图（出自昭陵博物馆《昭陵碑石》） / 101
颜真卿祭侄文稿 / 102
《集王书圣教序》节选 / 104
《伊阙三龛记》节选 / 106

十三 唐墓志、塔铭、经幢

《王居士砖塔铭》节选 / 108

《道因法师碑》节选 / 110
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 / 112

十四 金石小品

秦诏版 / 116

汉代铜镜 / 117

历代古泉 / 118

铜虎符 / 119

古印 / 120

瓦当 / 121

左作货泉陶片拓片 / 123

古专（砖） / 1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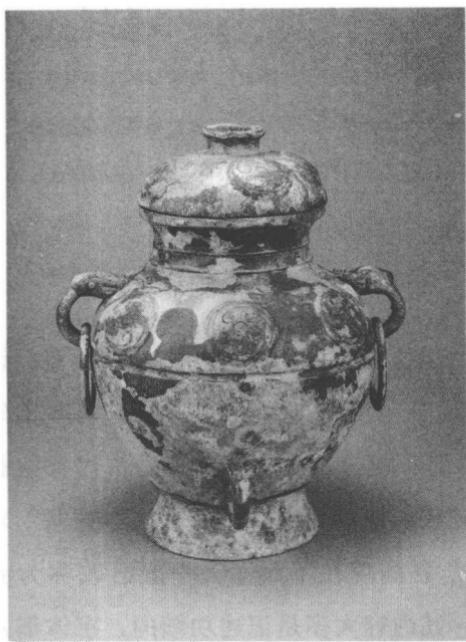
甲骨 / 125

一 “金石”、“文物”、“考古”的各自含义

“金石”这个名词，起源很古。《吕氏春秋·求人篇》说夏禹的“功绩铭于金石”。高诱注曰：“金，钟鼎也；石，丰碑也。”可知金石是古人铭刻功绩的素材。钟和鼎是古代青铜器中体积最大的，可以铸刻较长篇的铭文，因此就用“钟鼎”来代表一切青铜器。但这个名词现在不用了，一般已改称为彝器。钟鼎上铸刻的文字，其内容大多是记述功绩的，字体都是小篆以前的大篆，或称籀书。这种文字，从前称为钟鼎文，现在称为金文。

秦以前，还没有刻字纪功的碑石，夏禹的功绩记录在碑石上，我们还没有发现实物。有一个岣嵝铭，据说是夏禹治水时的刻石，这是后人伪托。在现今已发现的彝器中，也还未见颂扬夏禹功绩的铭文。可知《吕氏春秋》这句话，不很可信。有铭刻的彝器，始见于商代晚期，所刻的还只是简单的造器者名字。记述功绩的铭文，在周代的彝器上才逐渐出现。到战国末年，彝器的铸造衰退了，因而也不再有彝铭。

代替金文而兴起的是石刻文。我们现在还保存着的“石鼓



金文（钟鼎文）

文”，是秦国初期的刻石。以后，秦始皇在泰山、峄山等四山刻石，是最早的碑版。从汉代直到清代，两千年间，我们有了大量的石刻，它的内容不但记述政治人物的功绩，还有许多历史和社会史料。

研究金石文字的这门学科，其主要任务是：（一）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。（二）历史的研究。这门学科，称为“金石学”。宋代的欧阳修，应该被归功为金石学的创始人。

近来有人认为金石学这个名词太旧，又因为过去的金石学者所用的研究方法不科学，不现代化，于是主张改称为“文物学”或“考古学”。对于这一意见，我们有必要把这三个名词的概念弄清楚。

我国现在有两个刊物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了一个《考古》双月刊，文物出版社主办了一个《文物》月刊。这两个刊物名称不同而内容则差不多，因而有人怀疑这两个名词的涵义没有什么不同：考古的对象是文物，文物的研究就是考古。我以为，这个观念是混淆了。

《考古》的英译名是 Archaeology，这是国际通用的名词，义为考古学。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史前文化，包括人类学、民族学、原始社会学等，主要是探讨史前时期的情况。金石文字、商周史迹之类，严格地说，已不在考古学范围之内。《文物》的英译名是 Cultural Relics（文化遗物）。这个名词的涵义，较“金石”为广。一切古器物，不论有无铭刻文字，都是研究的对象。金石固不能代表文物，文物也不全是金石。

我不赞同以“文物学”或“考古学”来代替“金石学”，因为这三者的概念各不相同。金石刻文字，外国人称为 Inscription，这个字，相当于我们的“款识”。不过款识是专指铜器铭文，不包括石刻文字的。“款识学”这个名词已由清代的徐同柏提出来了，我们如果扩大其涵义，则“金石学”不妨改称为“款识学”。但在英语辞典中，我还没有看到 Inscriptology 这样的字，不知道它已成为“学”没有。

作者附记：

金石文物之学，从欧阳修到岑仲勉，历代都有学者从事研究，在文学、史学或艺术学上作出贡献。解放以来，虽然文物工作者人数猛增，但这门科学却显得冷落。我读青年文物工作者的文章，似乎他们都不熟悉金石学的传统名词术语。有人还杜撰名词，非但不能继承传统，而且还使概念混乱。我为《文史知识》每期写《金石丛话》，自己定了两个目的任务：其一是想引起读者对金石文物的兴趣；其二是想对金石文物的许多传统名词作些介绍和说明，希望青年文物工作者正确沿用。

“丛话”各篇都提起许多金石文物的名称，有些是相承已久的定名，有些不是，故一概不用《》号。仅在初次讲到时用引号标明，以后再见时就不用了。

二 说碑

许多人以为凡刻有文字的石头都称为碑，这是一个长久以来错误了的观念。所谓碑这个东西，本来只是一块大石板，中间上端穿一个圆洞。古人办葬事，把石板直立在墓穴四角上，利用它来扣牢粗大的绳索，慢慢地把棺材放下去。此外，公卿大夫的家门口，也有直立的石头，用来系马，这就是后世的系马桩。宗庙祠堂门前也有石头，用来拴住祭祀用的牲畜。这些石头，总名曰碑。所以《说文》给“碑”字的注解是“竖石也”。汉以前的古书中所有的“碑”字，大多数指的是这种直立的石板。

大约在西汉晚期，有人开始利用这块石板，刻上了文字，记述墓中人的姓名官位，卒葬年月，就放在墓前，不再撤除。这个东西，称为墓表。现在存有河平三年八月的《庶孝禹阙铭》，向来研究者都以为是墓阙铭文，我以为其文辞与东汉时盛行的墓阙铭不同，所以我认定它是墓表。

以后，石板上刻的文辞渐渐多起来，详细地记述了墓主的姓名、家世、生平和事业，还加上些颂扬和悼念的诗铭。这样就成为一篇传记，使过路人读了，可详细地知道墓主是何等人物。这块石板，就称为墓碑。墓碑是墓表的发展。从此以后，碑的字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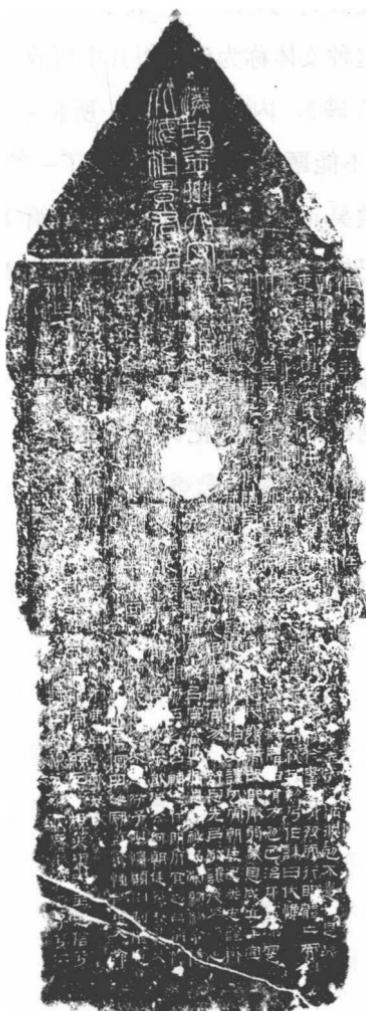
变了。人们以为碑是刻有文字的石板，其不刻文字的，反而不算碑了。

祠堂是子孙纪念祖先，人民纪念好官的建筑物，神庙是信徒群众纪念圣贤神仙的建筑物，在这些建筑物门前的竖石上刻了文字，记述受祭祀者的道行功绩，就称为祠庙碑。

在汉魏时代，人们对于碑的观念，大概只限于墓碑和祠庙碑两种，其共同点是都限于纪念过去的人物，现实的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。至于记载其他事物的石刻，一般都不称为碑。因此，民间对于这个“碑”字，有了新的解释。人们以为立碑是表示悲悼。我们在汉碑的铭文中，常常可以观察到这一意义。晋代的民歌里，往往以“含碑”为“含悲”的谐声。《初学记》里便直接说出了“碑，所以悲往事也”。到晚唐的陆龟蒙，更明白地说：“碑者，悲也。”这就把汉魏以来的这个概念确定为“碑”字的释义了。

汉碑《北海相景君铭》有“竖建虎碑”一句，这个碑字，从宋代的洪适到清代的翟云升、翁方纲，都不识得，所有的字典里也都不收。我以为这就是碑的俗体字，它反映了汉代人以悲释碑的观念。这个字如果用《说文》的成例来注解，应当是：“从石，悲省声。”虎是指墓前石虎，碑即是墓碑。

汉碑的题额，有用“碑”字的。例如《校官之碑》是纪念溧阳县长潘乾建造学宫的；《白石神君碑》是纪念常山相冯巡等为白石山神立祀的功德的。诸如此类的“碑”字，都是指这块石板而言，并不是指其文体。但到了南北朝，这个“碑”字的意义又



北海相景君铭

转而为一种文体名词了。《昭明文选》的目录里有两卷《碑文》。这个类目，倒是经过考虑的。它表示这是一些刻在碑石上的文章，还没有把这种文体称为碑。但其中所收的碑文中，有一篇王简栖的《头陀寺碑》，内容是记述一所佛寺的，这就只能题作《头陀寺铭》而不能题作碑了。韩愈写了一篇文章，颂扬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叛乱的功绩，把这篇文章刻在碑上，而在他的文集中，仍把这篇文章题为《平淮西碑》，因而被宋代的古文家批评，说他以碑为文体，完全是错误了。这个碑是平淮西碑，这篇文章却应该题作《平淮西颂》。

把一切石刻都称为碑，把碑作为文体名词，这两种都是错误的。

三 说帖

现在碑帖二字已成为一个语词，一般人总以为它是一个概念。凡是黑纸白字，供给人们临写的书法范本，都称为碑帖。碑帖是一种东西，碑就是帖，帖就是碑。其实，碑和帖是两种东西。

关于碑，我们已解释过，其概念大致已可明确。现在要解释这个帖字。从最初意义的帖，演变到碑帖之帖，这中间有几百年的历程。许慎《说文》给帖字下的解释是“帛书署也”。这个解释不太好懂，我们参考刘熙《释名》关于署字的解释，他说：“书文书检曰署。”清人王启原用现代语译解道：“书文书检者，题文书封面也。”这样，我们才可以了解，凡是题一切文书的封面，就是给它加个标题，称为署。封面是简牍的盖版，古人称为检。如果给帛书加标题，就称为帖。可知署是大名，帖是署的一种。帛书上的标题，大概也是加帖一条织物，故帖字从巾旁。唐徐浩《古迹记》云：“开元十九年二月，在滑州司法路琦家得王羲之正书扇书一纸，其標是碧地织成。標头一行，阔一寸，黄色织成。”云“晋右将军王羲之正书卷第四”。此所谓標头，即是帖。但徐浩时这个帖的意义已有改变，故称作標头了。